砥齋集

華山王弘撰著

與孫嗣履

曩昔入青門承足下教愛甚隆別來忽復數月人生三萬六千日耳況君不同地者吾輩一生聚首寧有幾耶頃榜發弟碌碌無足數私謂以足下之才取高第當摭之耳乃竟落孫山外何也吳大翻文行俱高弟素推之今且與令兄為同年友他日所樹立必

有可觀塘時當自識之耳弟以多病之軀又自知頑薄思結煙霞之侶近於華山鑿石為屋殘書數卷效古人藏諸名山之義他日羽衣長往賴此以消歲月矣足下努力勿疑行脫穎而出蓄勳府以垂不朽勖故人於白雲深處雖不文其尚能為足下賦之

與劉客生

中原烽火日急竟無能一奏蕩平者汪督師捐軀以殉臣節盡矣如封疆何

與周鍊師

大兵之來也邑城內外戶爲之空曾不幾日而逃者至矣中原事不可問先生高臥白雲深處所謂出世偉丈夫也一介書生纍於塵勞進不能以所學表見於當世退不獲優游山谷以自遂其志吾之太息耳

與李千之

開城甚猖狂馬逼城下足下將無過驚乎今 天子孤立於上加意得人而不能收腹心干城之用其有

爲久安長治之策者誰邪天下厝火積薪舉朝擔耳偷鈴不知將來何所底止耳足下高才遠識覩今日時勢較宋季何如念之眞泣下霑襟也

與張白石

空空先生與弟爲方外友淡泊寧靜弟甚高之石隱數十載取友一不愼去未終日而松筠遺跡遂致紛紛如此可嘆也足下亦聽之而已

與族兄孚公

避跡山中驚魂未定忽接訃音哀悼彌日吾兄純孝天成望勿致哀毀亂離之際宜速葬揜之齋慕之誠未免有拂然時勢至此歸土為安堪輿家說不足惑也蓋地脉地氣不無但不可移禍福與人耳昔者為我司馬府君卜塋堪輿家各持其說止欲售其術得利耳不觀夫西郊一地張紹孔之前否而後可劉誠吾之前可而後否耶弟彼時頗厭之以有我諸兄在故未敢盡言其後稍言之亦竟無聽之者此弟學業

疏淺、不能正告、取信爲可恨也、大約地形平正、向背有方、毋爲風號、毋爲路侵、毋爲雨水流溺、土色黃潤、無沙無石、便是佳宅、卽可妥先靈也。吾兄以爲何如、不腆白金助窀穸之費、國破家亡、饑寒不免、無益之虛文、槩省之可也。

與郭亂伯

太平橋上、忽得邂逅、把酒吟詩、與太白以後無此樂醬也、燭坐述近况爲宵小所忌料喬懷稚豈已還志

慶外而旁觀不平輒爲怒髮衝冠者久之漫作一詩聊以抒我感慨耳于鱗華山記石幢柰何中廢前晉而語冀雖秋來望書完便可戳之白帝宫立精亭碑之右也

與解拙存太史

先生學爲時宗道高物表近讀素位篇聰纖行吟忠孝之旨油然而筆吞九溟詞抗五嶽直與少陵同軌矣僕聞太夫人之變驚悼彌日伏跡窮巖不能躬弔

謂其不腆之儀馳薦几筵唯賜鑒納更節衰毀爲道自重閩王遂東先生近有札至可擲示一覽乎附及

與友人

別久矣未獲再晤日月荏苒即今秋風蕭蕭回首春和時已不可得過此以往當復如是弟年已三十生老病死漸見端倪獨才非任華而於足下有李白之慕今寄上近詩一帙望有以教之古人重友朋正以德業相長學問相切磋耳否則老杜之所以傳心於

況愛矣王察父詩文有存者否弟欲搜之擇其合者以付剞劂鍾伯敬云生前詩文不留稿自其名根淡消不惜稿處然爲後死者却不可如此吾輩不可不體此意

又

孟嘗與弟有年誼又有臭味之合聞堂前道韞尙未字人弟欲爲輔兒納聘焉以甥修氏頗足下也王司成史記歸趙華山志補得數頁否

與朱文度

長安別後弟以落落不得意人聯都絀癸未泰劉家生孫嗣履過訪山中遍攬三峯之勝留連數日得悉足下近況磬慼何可言冬來闖逆陷長安嗣香嗣履明遠念卿諸子遂死於難憶昔薦福寺把臂談心謂我同人當努力中原無憾古先會日月之幾何而此數子已化為糞壤可復道哉猶憶嗣履有言百年瞬息耳求察同人誰為先徂貞珉看刊當時以為戲語

豈意當落而隕者竟是斯人乎及今思之而後知其言之悲也乙酉閩逆敗走弟始哭於其墓偕王文含便問吾文度云一瓢賣卜莫識所之癸弟會作商示鴻詩六章寄水茫茫魚雁莫通昨得豐山任態書郵寄乎翰披讀聞如見吾故人雙瞳炯炯相向快心處翮愉朕下弟也華山中弟構有茅屋數間藏書數千卷嶺上白雲大可怡悅足下能一遊乎鹿苑田雪崖久寓敝邑與弟為莫逆交其人意氣肝膽迴異時流

今西來足下便當聯轡東發弟將埽榻以竢今春歹子孝以七十歲老人不遠數百里獨步匪訪自嘆來日苦短且一相見便當永訣留兩日歸去風義翩翩不減巢谷弟每遇佳山水輙思此老知足下與之善聊及之

與孫警輪

日者趨哭吾嗣香嗣履也生芻一束僅得拜於墓下詢先生所居而王文含屆文伯云此去尙數十里郎

往亦未必值也遂不果彼時曾修短札不知達至記室否未蒙回示今再遣小价觜候起居並申前說舉山之麓有薄田數畝其上有茅屋數間險阻可恃亦吾鄉所希有祈先生看透世事以家業付之兩令郎而慝然以嗣履孤兒攜之敝邑則昔年羽衣學道之願可遂戎馬搶攘于避地之義為得而弘撰亦藉以報嗣履於地下矣倘賜慨諾弘撰當策蹇以迎之溯上也

與康軫老

嗣履已矣幸天慶善人舉遺腹子而懋修先生又溘焉長逝此呱呱者何所依乎許氏雖以節自矢然年在少艾任媼又難終託而萃杜之閨無險可恃萬一患難之來一二婦人謀身不暇而況茲孤又奚賴焉別意外之虞更有不忍言者乎襄垣王文含云此事須謀之康軫老屬在至戚而篤念夙昔足與藹輪為難者莫軫老若矣彼時不能一面即託文含轉致鄙

意延聘警諭慮意叵測而其二子又日慫恿之皇先生以有意無意間出之務令孤兒必到桃山方可無虞也鄖今涇原一帶凡有家者率皆避居於此而孫氏有弘撰為之東道主獨不可營一窟乎廢弩輪所欲不過土地嗣履所遺任其意欲為孤兒留之固與所寬自為業或其舊人亦聽自便弘撰倘有薄田數畝待其長成不至饑寒天日在上不敢食言也文含文伯於此事亦甚激切可與商之必求克濟勿畏艱辛

勿避嫌疑生者死者均感大德矣如見其可行而行之見其難行而遂止之亦盡恩令姊如在事詎至此今其有知不含恨於地下也哉

與王文含

聞孫氏遂致訟矣慨恨如何比屢有小札賫聽未蒙回示怏怏又爲可言兹所遣小价往視寡婦孤兒附與康彰老一書幸過彼同議之並有一函故爲無開者以遂孫警輪先寄兄覽便復緘之令小价往致以

與其意此老然可恨只求事濟不得已化百鍊爲繞
指相向可嘆也

盛夏兩接手敎彼時孫門正興嗣弟將原委備
寫一書親袖至開元僉舍云楊崑山已行矣爲
之悵然者數日昨承敎弟即與康軫老商議渠
云孤兒不難來所難者在許氏耳且許氏連日
甚得所孤兒相依爲安此時孫嚮老亦不好再
起風波如有別故令其就養葬下亦未晚也仁

兄高誼上薄雲天不止孫氏孤孀啣哀感謝省城諸友共相誦義以爲公孫杵臼再出耳弟前後欲將僞順事紀錄一書傳信將來知仁兄夙有同心將貴縣左右死難諸公圖一底本共成此事何如弟春來將遊三峰尋一險要之地以防不測乞仁兄預爲我營之社中八水丁憂與之登第獻卿家難痛何可言社小弟王弘度頓首

此王文舍復札末幾有賀賊之亂孤兒竟爲所
棄而嗣屨之緒斬矣追思始末不勝泫然存之
以識予爲義不勇之媿山史書

詟輪頗好道昔在庚辰冬嘗爲予言神仙可學
有辟家入山之志而顧復好利予竊疑之然不
意其機穽之深滅理忘義遂至如此也予又嘗
見治神仙之學者數輩皆能爲高論聳聽而往
往見利輒敗亦不獨一詟輪矣並識之以爲世

戒山史文書

與劉孟常孝廉

弟每笑剡溪返棹謂其不情乃以數載之思百里遠涉而一晤即別曾無信宿之歡其去吾家子猷幾何、日月不居今且溽暑侵人矣、落雁峰上、白雲爽籟、水木清華、吾兄能無意乎、

又

一別數旬鄙吝漸生秋水夜月時勤伊人之想怱承

手教知有同心也金兄玉友深山讀書眞天倫樂事翁年已三十而錄錄風塵比復多病憂思日積不知將來作何狀耳試期伊邇諸令翁取元魁如拾芥自是長技翁近在山中送一相知偶成一詩詞愧不工錄以請正想見粲然一笑謂咄咄狂生眞吾臭味中人也

復雨公

僻巷蕭然忽拜酱酒之惠知足下念我至厚茲寄上

石印二方求鐫賤名與字並紙一幅求山水小畫知足下政事繁劇或不暇及此然竊竊謂熱閙塲中正不可無此冷淡生活且今日在蒲州堂上作官者一時之雨公耳宠篆籀之文揮毫潑墨極山水之變態者千秋之雨公也雨公豈以一時易千秋哉

與友人

鄉訛事之以拙稿索觀也僕來皆敢以太史之千古晏者千訛事也乃訛事不我鄙概辱賜高文稱述過

實僕讀之顏汗沛如雖然僕不敢望太史矣而執事之爲古愛則固有在固以使天下後世知執事之於人即不才如僕猶以不請而獲假譽如此而益以見執事與人爲善之大也則僕亦藉以不朽矣其敢辨祇承

與郭亂伯徵君

比有友人南遊者約與俱一言既諧遂爾東裝未及過咸林面別悵惋悵惋今已至淮陰春初或可往西

湖得與　相晤一醉六橋風月亦他鄉快事也小
阮具茨撰素慕之何數過名園不一相見豈高人爲
竹中避抑先生以門庭嚴朝與邪撰謂宜令其日待
几席之側天倫樂事無以踰此如何如何

與張川原

前見足下悠悠眠食外畧無事事甚怪之頃詢之知
者云足下有美質學將成而自棄是可惜也丈夫戴
天履地耳聰目明豈可不思自立乎僕與足下約娠

日究經書一二章，誦古今文一二篇，為功至簡，惟期有恆，日積一日，浸貫然則義理熟當，必月異而歲不同矣。僕所言者，非區區為科名地也，足下必聽之。末世朋友道喪，忠告風微，僕交人多矣，持此不易，一旦易之足下，僕不願也。夫木棄溝壑，見者恆求為梁棟之資；玉委泥沙，掇者必思為圭璋之器。今僕知足下有美質，學將成而自棄，而遂無一言，則是待足下曾木與玉弗若矣，足下不又願之乎。

寄王阮亭祭酒

相別計已五年思之無一日忘也從子宣謫在都門承教愛不棄昭穆之義永矢勿諼矣頃於邸報中讀正祀典大疏可爲空谷之音爲之欣躍愚嘗謂漢儒能尊孔子之道者前有董仲舒後有揚雄先俱從祀兩廡而揚以事莽美新爲綱目所不與一黜於洪武再黜於嘉靖近世僧紹芳焦竑辨其誣皆歷歷可據王安石去當時有兩揚雄美新之作或謂出自谷永

孫亦字子雲豈亞時傳譌邪既已舉之以疑案而廢
然非春秋之義則揚之從祀宜在所復又諸葛亮之
學行三代以來不可再得者故人稱為王佐之才粲
彙集羣儒表章聖學有功於道統不細則諸葛之從
祀亦宜在所議前萬歷時有上疏舉應從祀者呂柟
而崇禎時亦有議及馮從吾者愚謂事關典禮非草
野所宜言然事即未可遽行其論則不可不存也或
亦大司成之所欲聞乎 馮元成云劇秦美新是劉棻作

與許無功使君

噫氣未已似不可忽道家者言於吾儒較近無礙於義不妨從之朱夫子嘗作調息箴矣不但陰符經參同契之有註已也程夫子云心要在腔子裏此語未可易言作聖之基正是艮卦註疏陳希夷五龍盤法亦只是此作用耳用力於此然後知息無一刻不耗心無一刻不放也長生久視未敢遽言卻病延年實非虛論觀爲之有作輟耳

與湯荊峴中丞

恭聞開府江表清介之操遠綏粤之海近邁晉之于而忠厚之德和平之度則有逾焉弘撰不敏嘗以為政貴識大體不在刻激自矜修㮕㮕之節為者求之今日唯先生一人耳大司寇魏公頃有詩箋見寄聞其逍遥林泉研易自得洵所謂麟鳳為一代完人古云行百里者半九十今而知魏公之不我欺也先生其籌之

與張鋆齋元俟

弟寓秦淮數月矣風景不殊又多讀書博雅之士時相聚談篤哪亦不寂寬邇復移居烏龍潭竹根柳下徜徉竟日看魚戲蓮葉則致足嘉也擬待秋風凉冷然後策杖西歸矣開美紫庭今皆在此紫庭爲張瑶星重修松風閣一所護聲播於三山二水乃吾鄉之西美堂頹廢於荒煙衰草之中先賢木主無一存者唯有鋆之慨然而已先生得無意乎

答康孟謀

迺來誌墓之文率浮而冗大抵褒其人必極其力無善之不備焉乃合求者之意而其人之眞或不見譬如丹青家貌人而不肖雖美弗貴也故僕嘗謂文之不古莫此爲甚荆川震川數先生作庶幾少存古法然亦或無以厭人之欲也尊君行狀雖微必舉此自孝子之心而鄙作或留或删亦各有說固未必於義允當而不敢泛爲之以負知己則有可以自信者唯

見察之如有未安不妨筆削姻戚書名率詡官閥未能免俗飛浮山一段無所關係僕特錄入山志矣別論宗子法小宗有四之說始於漢儒言之似順行之則礙蓋小宗所以尊高祖一而已如其有四是人各有長子奚其宗兄或有未逮玄孫之疑非也人有不逮高祖者而其所以事高祖之禮固不以生死異也至別子爲宗今士大夫皆崛起草野非天子諸侯同姓貴卿無事此矣曹郡修著書頗多僕所見者文集

冥夜行燭耳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明堂位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禮在瞽宗僕所言謂宜祭於學宮中也詩韻坊刻本本宋劉淵所爲而黃公紹因之前輩名公皆習而不察踵謬至今沈隱侯四聲譜已不傳切韻唐韻集韻亦皆未見唯廣韻尚存僕近得舊本與顧先生所刻行者同閩徐太史得內府本較更詳備會有書與顧先生言之洪武正韻

爲 朝廷制書僕淺學未能識其源流崇禎末有倡而尊之者而和之者殊少顧先生潛心此學所作皆學五齊自謂得不傳之秘廢散絕今獨有浙江毛稚黃毛大可耳顏字楷法方整正如魏人分法所患寡情藴書家固以險絕爲功海嶽獨竊得此故云然以爲近俗則非若行草直過晉人如祭姪文爭坐帖已入右軍之室唐宋諸家皆瞠乎後矣執筆欲緊運之欲活所謂運筆之妙全在指掌虛之謂掌實之謂

指也懸腕腕不著紙耳海嶽謂之提筆沈太史近號
能書但不解此是以力弱承問及輒以條對如右毋
以其言之不讓而哂之

又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
爲悔朱子云三爻變則所主者不一故以兩卦彖辭
占胡氏云所以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者蓋變至三爻
則所變爻與不變爻六爻平分故就兩爻彖辭占耳

晉語晉公子筮有晉國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擧利建侯其例也然周語晉筮成公遇乾之否亦三爻變爻引當將占書而不擧彖辭故梅氏有云彖辭非可以占變當以先變爻爲貞後二變爻爲悔作三節消息之王氏曰四爻變五爻變皆當以先變爻爲貞後變爻爲悔作四節五節消息之今法四爻變占二不變爻五爻變占一不變爻夏氏曰旣不變如何用變底爻辭周公爻辭本爲九六之變者設非爲七八之

不變者設周易不用七八豈有七八而可以用九六之辭哉如六爻盡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占變卦彖辭可也

答陳六謙 時爲安邑丞

異承嘉訊兼惠鴻著諸觀諷誦何有餘日而後藏之簡中也陽明純乎禪對下句自淨兼近道而言非對儒而言也其學之爲禪本之先達之言弟不知學何敢妄議但讀其書實有不能無疑者蓋其悖於孔曾之意者時有之矣劉念臺先生傳信錄可謂陽明先

生功臣然粗觀其序如云截去之䋲索向上云因病立方稱實互用平心繹之亦復大類禪宗二先生皆千古偉人如泰山喬嶽要其論學少偏固不能爲之諱也黃太冲先生弟景仰有日閱其著作皆經濟之實鄭架所有望悉以見示此大惠也亭林先生音學五書板在淮上張力臣處容索之秦倚中孚子德近狀皆善狗人雖秦人久寓維揚阮亭南海之行未有書至至則走聞也

砥齋集卷之八下 書

華山王弘撰著

與屈狂歌書

昨論周孝侯墓碑僕舉元美所云以士衡文中自有舛謬不得不疑而先生遂因僕以譏元美至謂元美不學夫元美不學誰爲學者耶按本紀永熙七年殷及齊萬年戰王師敗績處死之而碑云元康元年因侯增加准捐館舍此其大與且鑑或元康六年八月

戒元康七年正月皆云力戰而死與本紀相合蓋元
康者永熙改元年號元美所云無元康年號者謂處
沉之日無元康九年年號耳一時言之不詳不能無
特故他日復詳之宛委餘編僕攷之晉書惠帝本紀
亦無元康年號太安二年冬十月士衡與弟士龍俱
見殺於成都王頴又十五年元帝爲晉王之明年始
稱建武元年而碑中云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
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然則已死之

士衡又爲如十五年後之事而預爲云云如此耶此
易曉者而先生不察徒欲使人不已異亦過矣僕閱
碑尾有一條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
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又有一條
云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某書意當時士衡曾有此
文爲右軍所書後世湮失好事者補作固不無竄易
舛謬如此從諫不及辨從而樹之而爲黃某所書者
也故前既書右軍書存其蹟而後又書黃某書著其

人不然原碑既存不須重樹即重樹不應復書黃某書矣此僕偶見是非未敢知不則所云因陸機撰下有空石後人增刻右軍以重其價者當不誣也况此碑輕重前輩諸家久有定論先生未廣稽耳使果爲右軍書則海内之寶之當不在聖教蘭亭下無俟先生今日之揚波淮海也

又

先生謂元康年號䀌然於書者問所據則即鳳洲綱

鑑此書爲元美所纂而謂元美昧於此豈理也哉乃
先生不知元美之即鳳洲益可興也元美所云忽撥
韓信背水文論不成何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
皆可疑宅文錯簡或有之矣至疑其家竄入與諸戰
沒雖怨詞僕謂實嚴彌也生死祖父之大豈可失實
北戰沒死王事也稱之唯恐不著諱何爲耶然云其
督策之際得鍾王意當在李北海張從申間不可以
其謫而易之者如元美無所作好作惡於其間僕亦

謂未始不可為先生娜嬛增富也。

後臨川門裴師譜

自庚甫拜別先生遂歷十有餘載支機厄兆賊闖肆逆門生飄命懸如鷄者屢矣家既蕩然學亦無成偷生荏苒以至今日實忝所生焉素性狂戇違忌掛陷吏卒見迫幾蹈不測賴里中士庶不忘 先人之澤籲譏公堂使沉冤獲雪此門生所以發憤於鄒陽而隕溺於江淮者也乃天不我憫 慈母見背 惜為苦

由中再悲都廢忽撫卷而諷誦前四念喪亂以來南北阻絕門生韙曾不能修片楮候道履而先生篤念故誼垂注門牆且感且愧憶在庚寅偶遊吳越山水閒訪一時道德文章之士亦嘗欲鼓棹章貢拜　先人遺祠過謁台階以攄所懷而　老母見憶遂復不果乃言歸無幾而倏及茲難痛定思痛門生亦復何所覥顏於人世間耶門生有二男長者名宗轍已爲娶婦次者名宜轍庚寅生也二女在齠齔間輝有一

男二女阜亦有二男二女皆可成家三兒次兒宜章虔南所生者已入庠行文頗有法獨宜濟不幸化爲異物餘内外骨肉五十口俱無恙知皆先生所欲聞因詳及之

與溫州司李劉仲旋

柳塗奉別屈指已復數月想顧建康爲治上下作孚因不佞瞻日涖久也東南民力已微瀕海之國尤爲騷訌蹂踐鼎之餘加意矜恤是亦野人之所惓惓耳

王君兩公爲舊宗也精書學通南北二宗直可頡頏

顧陸伯仲文沈弟斷推爲今代第一非阿私也足下

當自識之

與尉庠師書

昨元旦謁先師廟至啓聖祠見自啓聖公孔氏而下

凡爲木主者四以配享而他或闕焉又其題當稱先

賢不當稱啓賢今稱啓賢非制也按先儒程珦朱松

蔡元定從祀祠之兩廡而萬曆二十三年朝廷下禮

部議以周敦頤父輔成從祀皆載典禮不知何以悉闕也夫祀國之大事其不得以意爲去留也久矣豈兵火之後已經傾圮而復之者忽之耶或云在昔時即撫將邑小地遠朝廷之詔令顧有所不盡及耶弘撰生也晚誠不知其何說也今邦君崇厲學校欲往風來而俎豆不章斯亦博士弟子之所不能辭其責也弘撰是以不敢不告

復楊樹滋進士

足下以妙齡擬魏科顧優游里閈不急於仕爾日春風惠暢定有佳句滿奚囊矣獨如邂逅河陽花數載何也承教作送兵憲湯公序此公清德普敢真不易得是所願爲言者但吳剛髙倚清虛乃假斧凡間不幾令諸獅笑人耶

復潤生

投桃報瓊令人感媿交集前奉面言猶即如約而親家乃不爾豈信於朋友者然耶狩花葉可愛食之殊

無味聞更有紅黃二種然未見也蕁則別是一種弟在江東曾食之加於荇數等矣季鷹之思亮不虛耳

復馬融我

關門匆匆一晤方擬再圖侍教傾聆名理而歸櫬何勇耶遂承雅惠兼捧手翰諷誦之下如摩顏色欣慰何任弟年三十有八一事無成獨幸三年之內兩產孫兒他時含飴不愁老景寂寞矣以此遂敢拜君之賜若犬馬之齒亦辱垂及則非所敢承然美醞又不

欲返東皋逵者也至置榮辱利害於何有而求免以
三升戀待詔此眞老宗家法也

辭軍廳彭鴻叟刑廳劉竹堂

比蒙憲檄召弘撰纂修省志者伏惟明公閣下道通
今古望峻斗山文學在吳武城歌言游之化史才屬
晉涑水章司馬之風乃因政事之餘恭賡作述之事
諏詢靡巳實媲美乎古人搜羅無遺遂濫及於下士
弘撰草茅賤子章句腐儒雖學有虛名實負乎長深

思之義顧慮無一得尤乏叔皮守道之情儀命臨門汗顏無地望宮牆而引領豈曰無心撫鉛槧以知慚敢云自信所冋謬舉恐汙大謨

與劉孟常

潤生處草草一晤別去遂復彌載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而出處無成言之汗浹背溺沾襟矣足下既抗志塵埃之表而諸令弟又皆矯矯自樹方著勲庸於時此實關西所罕覩豈第快同人之私臆已耶潤

生鄰贈一鶴弟欲構小亭居之擬顏曰獨鶴此亭不
蕭雜賓非吾臭味不得坐談其中非元亮幼安之流
不以書此額令以求足下想當不拒耳足下若自矜
謂弟仰書法之妙則誤矣一笑

復葉天木太守

辱承佳題光生蓬蓽矣昨聆高談不第句句肝膈之
要而名理燦然豁豁塵襟乃恨十年相從知公未盡
世途悠悠正自索解人不得耳

與張讓伯

鄙性用拙與世鮮可玉趾儼然辱臨敝邑乃草堂闃寂寡所來往竟亦不知君子之至於斯也從子輩傳致台意謂我修詞而勗我窮經讓伯之德愛弘遠矣敢不拜承交道之漓也日導諛爲僞名利薰心驕吝成習讓伯獨挺拔俗之韻、嚼然塵埃之表、不爲異學所惑、不爲曲學所拘、而執經於潛德之士、弘擬益以服讓伯之勇焉、視世之科第蒙頭而不讀書者、其相

去榮齊雲泥矣

與周元亮司農

金石史皆亂伯所自藏秦漢以來金石之文各有評跋卓然獨得絕不隨人悲笑行文亦自蘊雅可喜弘撰淺學寡聞竊謂可與集古金石二録並傳不朽他著述甚多其後人旣不能爲之廣播流傳而友朋中又力不及此弘撰每以此自恨旋自媿也先生爲王于一刋四照堂集凡有與於斯文者無不感之欲濟

豈但于一衕環地下哉今之世如先生者幾人乎殊可歎也聞巳揚帆不及走餞翹首江天我勞如何

復魏環溪大司寇

老先生威鳳祥麟忽爾朋松介石作一代完人前讀大疏知研易有得非徒高勇退之節也遂承不棄辱賜鴻篇又何其深於風人之義耶脊中学子德二函即轉致之矣

與遲屏萬明府

柳堤之別黯然銷魂以明府敎愛眞摯洵有令人不能忘者邑小民貧風俗漸澆今日處上下之際所爲極難然邵康節云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欲明府之留意也至悠悠之口如浮雲之點太空靜以鎭之乃見爲己之學有得力處耳會課事尚求見實濟唯加意振興此亦爲政之大端而不至以供應累及行尸斯盡善也

與湯荊峴太史

自遼顏範不勝廑企之私屢接瑶函益深離索之感
比聞與試越中竊舊文獻之邦得一代大宗師持衡
其所鑑拔必皆正直忠厚之士清真典雅之文亦斯
道振興之一會也商士毛君先舒應君撝謙林君璐
皆道義文章不愧古人倘可垂訪無靳先施形諸詠
歌亦武林一盛事也
明太祖本紀得先生叙次當爲古今第一篇文字不
僅雄於一代而已稿本賜示幸甚

與葉訒菴太史

友翁李天生有老母在堂而年已五旬尚無子息前之陳情誠有迫於中者旣不獲允謂必應 詔後乃可告歸天生亦自謂不中選則遂初志耳不意復在拔取之列弟方束裝特來小寓言及淚下艱苦神傷至致憾於翁之遄歸翁雖爲心惻莫能力助於友誼殊愧天生在關西洵爲無雙之士 朝廷以孝治天下廟廊之上豈少此一人古云愛能傷人此予嘗不

祇年是可念也先生有斯道之任而又蒙　聖眷特隆詎能恝然置之膜外乎曲成一佳士亦大臣之義也雅先生圖之

答郭九芝明府

第以荒疏之學衰病之軀不得已而出幸還畎畝以度桑榆此分內事也執事經權方圓之喻可謂愛忘其醜矣然從來徵士之無體未有甚於此時者弟皴皴寸膚砥求免無恥二字此或可不見斥於先生長

者則亦翁之所敢自信者也遠承注念兼以鼎貺不
勝感佩顧亭林先生五月往汾州歸雍尚無定期蓋
俟楓仲結完前事耳胡兵憲曾蒙顧問而翁以病目
又畏暑熱尚未報謁並不知其有西河之痾年齒行
實毫未有聞無從著筆且翁於今歲元旦有不代作
詩文之誓敢請以執事爲始

復于啗菴

周子平生之學在通書不在太極圖說也通書與太

極圖說其理亦元不與而發揮詳明特絕不及無極二字之說耳嘗日朱子發謂太極圖說出於穆伯長其言斷非無因伯長之學近於道家者流今道藏中特載周子此篇而他言無極者不一而足不止老氏知其雄章云然也朱陸辨論往返數四陸子之言較朱子之言更爲平實故愚意欲删去無極二字以還孔子之太極庶可以免後世之爲藤徵去泚離平心細繹當知吾言之不謬也

復施愚山侍講

李子德歸接筆札並讀扇頭佳詠如親承亘音所謂辭脩清婉有逾平日但獎借過情非所敢任耳欲作一和篇思過手掌遂復中輟家兄衙至再承手教並荼褒病何足比數而先生篤念不衰乃爾耶自分一丘一壑可畢餘生而今匆匆尚賦所並不免擔擱雖是與顧亭林先生共數晨夕得日聞所未聞益足自娛而亭林明道正誼余實奉若神明蓍蔡不爽服膺

其間學之精博已也秉念及郎爲轉致今有復書附上翁孤陋寡聞備知史事先生指南之論亦甚悉矣關西民力已竭運餉千里之外兼以蜀道之險米一石遂費至十二三金今年猶可措挂明年若不更計則其患有不可言者不特廟堂之上何以籌之耶

寄魏環溪總憲

前在都門承老先生先施之誼感切於心而久不通問以分隔霄泥道途出處尋常寒溫語無容達於諸

道之前也弘撰章句腐儒不敢談當世之務雖是中之所懷有關在兹文者意將有待而發而今衰且老矣語云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故願有請焉竊以治平之畧莫要於明經教化之端莫先於達禮昔程子作易傳朱子嘗謂伊川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謂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於是作本義蓋以補程子之所未備也今坊刻頴易傳而以本

義孤行非全書矣夫今之尊程子者爲其著書立言
有羽翼聖經之功而於其生平所最單心之易傳乃
置之如遺安在其爲尊耶按會典取士試義易主程
朱傳義成化時成矩以私意廢傳遂沿習至今又春
秋兼用張洽傳今張傳亦廢此皆不可不復者所謂
明經之一事也啓聖祠建於學宮之偏於禮有未安
者先輩徐學謨有云啓聖公與孔子並祀學宮雖云
推崇之典顧子廟而父祠主祭者意有所歉不得不

今人代攝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撍之孔子之心
必有大不安者在叔梁紇元無述作之功在孔子
次不以一祭爲其父榮在後世亦不必㙇祭其父爲
孔子報雖立廟於其鄉併其配享諸賢祀之而徹天
下之通祭族爲禮之得也駱問禮作啓聖公祠論其
言尤恐大抵謂先王之制祭祀也本之以仁而裁之
以義叔梁紇之饗果不可已修之曲阜可也又云叔
梁紇不當稱公謂不以王加孔子者不敢臣之也而

以公加叔梁紇顧臣其父也可乎此皆不可不歎者所謂違禮之一事也斯二者言之於今日以爲迂則誠迂也然而言之於老先生之前嘗有不見爲迂者弘撰竊謂今天下之角才智務文飾者往往而有而所少者獨一迂耳是以不能終默唯雖事圖之

復湯荆峴侍講

蹤跡都門無一好懷惟得式瞻儀型慰夙昔企思之私爲一快耳史事千秋大業今 朝廷所簡皆名士

所儔而學行潑酧如先生數公者尤不易覯真可謂
得人慶矣先生初志雖不及此然旣在其位此義亦
何可負也弘撰以不才又衰病倦尋西歸以來益復
懶甚雅是與顧亭林先生朝夕同處以古道相砥優
游山水之間造足娛耳中孚去頗賜而邂敉里高節
逾厲子德奉事母雅謹潑居簡出絕無軒冕態昨柱
顧山堂從者一老僕而已致足嘉也

與王阮亭侍讀

北人都倘進蕭寺無一可意事有度日如年之苦唯得侍教執事聆談名理差足慰耳嚴嶺西歸徘徊中路幸逢一二故人助以資斧始抵山居圖書無恙松菊猶存喜可知已頃有所懷論易傳與啓聖公祠事曾有書達魏總憲今附錄一稿並覽蔡太史新膺崇佑之命其能無意於鄙言乎

復張又南同鄉

京寓僻陋辱執事不棄干旌遠賁顧匆匆不能備禮

泰甚自歉也捧讀華札猶復軫念不倦高懷古道眞令人佩服無斁矣弟衰病日增又値時艱為循賦所若不知將來更作何狀耳吾鄉民力已竭豈有邀恩道之險而運糧於千里之外者今計小米一石費至十有二金矣明年若不更作長計其憂不細執事桑梓在念將何以策之乎小兒近無書至承念及並謝

寄顏修來吏部

曩在都門承執事遠念兼示佳稿而實未至弟處遂

不獲諷誦亦無從劾巉山之石非敢自外也弟西歸以來益厭人事且衰病日增唯閉門却埽幸得亭林先生詢及晤對親近經師或可收桑榆之效此外俱等之浮雲流水耳執事有爲之學大用之才蒼生屬望方殷然時至今日難言矣進退之際必思之爛熟所悵違離不得一聞高論耳

答王茂衍

聞玉體違和以未能走候爲歉邇接手教知已勿藥

有喜然益珍攝爲要耳言念遠别無以爲情何更學
鼎兒儗及耶佳篇洋洋纚纚道義骨肉之意具見於
中郎懸之座右朝夕諷詠不啻親承謦欬矣顧亭林
先生函並使者口傳尊意一一致之幸不辱命亭林
方欲遣价奉候明日遂發亦有所將以爲縞帶之誼
受之可也

復王仲復處士

近世操觚之濫無如墓誌銘以敘事體而多涉議論

非法矣況繁詞溢美人人可冒亦奚取乎故當以簡
爲貴擬撰一篇删之至無可删庶幾簡矣承示鎭撫
公墓誌銘諭令點定此文以誌鎭撫公也司寇公名
重一時爲同胞兄弟又有助余事自不得不載若太
詳則失賓主矣即叙先生行履亦只宜略見於前篇
中不必多贅今皆僭爲損益益有關者詳具乙注文
章質定朋友之義如其未可不妨反復在孟常有道
之衷亦決不以爲嫌也使中弟當專致之身隱焉文

爲己身言也顯揚先德表之唯恐不著豈可已耶

寄鄭谷口

曩在白門從李董自處得承教衎獨以未獲從容游讌挹汪汪千頃之度爲悵耳嗣是每睹墨翰分法直逼漢人私擬爲近代第一手太原傅青主敝鄉郭胤伯兩先生差堪伯仲王孟津所不逮也弟有所求者望即揮賜爲感顧亭林先生云索古碑刻今以案頭所有豆盧恩馮刺史三幅附寄當塗令係弟至戚托

有尊札於彼寄意至易也壽林囑致意待嵩山碑搨到當有揣札耳

答于密菴

僕賦性拙直事理須實有自信者方敢相從少年涉獵內典頗悅之繼而疑焉近來益棄絕足下所云現前如是於此透得還得不打失徹底掀翻諸語僕皆無入足下惘僕欲誘之事佛而僕妄擬已見亦輒欲足下歸儒今將兩有所不能朱子云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其斯之謂乎北行日札之刻實欲以此見始末故不憚重複足下云少清畏人知之意此至敎也敢不佩服文蕭事未易言足下所謂黨鄭之疏乃譏切諫官耳非黨鄭也當時旣致滿朝之譁文蕭卽以元疏梓行其人固賢者若謂其非乃心王室則過矣大抵論國事不可以一家之言爲定也如何如何

與劉孟常孝廉

前爲仲復尊人鎭撫公墓文敘次論議依於法合於道矣仲復以行字句之疑往復商訂遂撅有增刪有道之表知爲所嫌而文昌之補弟自懼不免唯兄更致之仲復待以泐石也

答王仲復

承示復齋錄以暇日卒業雖未獲盡窺先生之蘊而以今所就可謂純而正矣中有實得故語皆親切有味與他人浮襲者不同族譜較慶陽李氏長安馮氏

更爲詳備洵堪垂範來茲商定墓誌稿竝來翰即致之孟常敀有廻札今奉上別所爲二張墓誌皆謹嚴有法今之修詞家固瞠乎後矣而世之講學而不能爲文者不當廢然返耶竊謂聖賢作述元以明道非爲文也然子以四教則文爲首蓋聖人首重在行未嘗去文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或侈談性命以文爲末事而閒一操觚則粗鄙散漫不復成章識者知其中之未必有也胡支湖嘗辨異學謂漢儒雖非

伊雒之比其於傳經明制度辨名物功亦博矣使當時而無此則後世亦將何所取以證而折衷之象山之欲廢書我知之矣葢其於書初不甚解慮乎有問之不能答而見詘於門人也乃預爲是言以禁止之學者歆其簡易之說而靡然趨之幸至塗其目耳而不知其賊夫人之子也斯言也雖未必於象山允當而實中乎近代講學者之隱病矣

與劉太室

比不得音問介君頻語及故非札言之大抵靑天白日心事自信之無疑特恐疾惡過嚴有發於不自覺者是以不憚喋喋耳

復孫補菴

別後得讀手教深慰離索之思日月不居江河漸下足下高卧東山度越人遠矣弟為虛名所誤奔走風塵雖得返我故廬而責田稱貸種種苦狀有不可以告人者觀小刻知梗概矣視三兄文章義氣皆第一

沆弟不能盡地主之禮而反資客囊之助足下之賜厚矣敬謝

與王仲復

送葬觀禮夙心也已戒僕馬忽值兵過斷行路者三四日而大事逾期致乖所願中心怏歉今具薄儀苟人代獻唯先生鑒而宥之幸甚時事孔亟屢屈示變先生靜觀天人之際其有以啟導愚蒙乎跂之望之

與張又南

荼毘又更寒暑矣懷想耿耿比讀手敎極感垂注之
雅至進退之論非道義骨肉之愛何克有此然弟非
有高蹈之舉小兒淹滯吳中初以資斧之艱既而染
病幾致不起遂遲延至今昨得家書云於新歲正月
由水路北上計仲春之杪當獲付敎於左右耳弟衰
疾日甚兼以羽書旁午供應軍需幸皆備辦不意薄
莫之年有此維谷之退即鉛槧之業亦不齊付之流
水矣乾事德高望隆春秋方富開府秉鈞皆分內事

朽矣倘不即塡溝壑或得樂觀其盛亦可備稗官記載以資司彤管者之采錄矣

復李禹門

承命謹具一稿雖文無足稱然不敢爲繁詞虛譽要使後之觀者有可采焉張定遠之死瀘關人稱之者多而今卷中斥之太過如云携資奪門欲出賊爭資而斫其首賊與賊爭資而復斫其二三賊之

定遠所未有亦賊所必不然是誰從旁目覩